

巴尔扎克全集

第十四卷

人间喜剧

风俗研究·巴黎生活场景〔V〕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·北京

Balzac
La Comédie humaine
VII

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
Éditions Gallimard, 1976.

本卷编校人员：罗 旭 艾 珉(责任编辑)

巴尔扎克全集(第十四卷)

Baerzhake Quanji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434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1\frac{7}{8}$ 插页 9

198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190

ISBN 7-02-000359-1/I·360 定价 8.40 元

目 次

风俗研究·巴黎生活场景〔V〕

邦斯舅舅	傅 雷译 (3)
经纪人	丁世中译 (344)
浪荡王孙	资中筠译 (374)
戈迪萨尔第二	刘 方译 (420)
公务员	资中筠译 (435)
题解	(695)

人 间 喜 剧

风俗研究·巴黎生活场景〔V〕

邦 斯 舅 舅

一八四四年十月，有一天下午三点光景，一个六十来岁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，在意大利人大街上走过，他探着鼻子，假作正经的抿着嘴，好象一个商人刚做了件好买卖，或是一个单身汉沾沾自喜的从内客室走出来。在巴黎，这是一个人把心中的得意流露得最充分的表示。那些每天待在街上，坐在椅子上以打量过路人为消遣的家伙，^①远远的一瞧见这老人，都透出一点儿巴黎人特有的微笑；这微笑包含许多意思，或是讪笑，或是讽刺，或是同情。可是巴黎人对形形色色的场面也看腻了，一定要遇到头等怪物，脸上才会有点儿表情。那老头儿在考古学上的价值，以及大家眼中那一点笑意，象回声般一路传过去的笑意，只要一句话就能说明。有人问过以说俏皮话出名的戏子亚森特^②，他那些博得哄堂大笑的帽子在哪儿定做的。他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定做啊，只是保存在那儿。”对啦！巴黎上百万的居民其实都可以说是戏子，其中有好多人无意中全做了亚森特，在身上保留着某一时代的一切可笑之处，俨然是整个时代的化身，使你在大街上溜跶的时候，便是想着给

① 指坐咖啡馆的巴黎人。咖啡座每伸展至人行道，故常待在街上。

② 亚森特(1814—1887)，当时巴黎著名喜剧演员。

朋友欺骗那一类的伤心事，也不由得要噗哧一声的笑出来。

那过路人的服装，连某些小地方都十足保存着一八〇六年代的款式，所以它让你想起帝政时代而并不觉得漫画气息太浓。就凭这点儿细腻，有眼光的人才知道这一类令人怀古的景象更有价值。可是要体会那些小枝节，你的分析能力必须象逛马路的老资格一样。如今人家老远看了就笑，可见那走路人必有些怪模怪样，象俗语所说的扑上你的眼睛，那也正是演员们苦心研究，希望一露脸就得个满堂彩的。原来这又干又瘦的老人，在缀着白铜钮扣的，半绿不绿的大褂外面，套着一件没有下摆的栗色短褂，叫做斯宾塞^①的！……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，岂不象拿破仑复活了一样吗？

顾名思义，斯宾塞的确是那位想卖弄细腰身的英国勋爵的创作。远在一八〇二年亚眠和会之前，这英国人就把大整的问题给解决了：既能遮盖胸部，又不至于象笨重而恶俗的卡列克^②那样埋没一个人的身腰，这种衣服如今只有车行里的老马夫还拿来披在肩上。但因细腰身的人为数不多，所以斯宾塞虽是英国款式，在法国走红的时间也并不久。那些四五十岁的人，看到有人穿着斯宾塞，自然而然会在脑筋里给他补充上一条丝带扎脚的绿短裤，一双翻统长靴，跟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！老太太们见了，也得回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

① 叫做斯宾塞的短褂没有燕尾，有如现代的夏季礼服，原系英国的约翰·查理·斯宾塞勋爵(1782—1847)创行。

② 叫做卡列克的外套，相传为英人约翰·卡列克所创；上半身披肩部分，长至手腕，共有两三叠之多，故极厚重。

盛况。可是一般年轻的人就要觉得奇怪：为什么这个老阿西比亚得割掉他外套的尾巴呢？^①总之，那个人浑身上下都跟斯宾塞配得那么相称，你会毫不犹豫的叫他做帝政时代的人物，正如我们叫什么帝政时代的家具一样。但只有熟悉那个光华灿烂的时代的，至少那些de visu^②的人，才会觉得那行人是帝政时代的象征；因为要辨别服装，必须有相当真切的记忆力。帝政时代跟我们已经离得那么远，要想象它那种高卢希腊式^③的实际场面，决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的。

他帽子戴得很高，差不多把整个脑门露在外面，这种昂昂然的气概，便是当年的文官和平民特意装出来对抗军人的气焰的。并且那还是一顶十四法郎的怕人的丝帽子，帽沿的反面给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两个半白不白的，刷也刷不掉的印子。帽坯上照例胶得很马虎的丝片子，好几处都乱糟糟的粘在一块儿，尽管天天早上给修整一次，还象害了大麻风似的。

仿佛要掉下来的帽子底下，露出一张脸，滑稽可笑的模样，惟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，去烧成那些丑八怪的瓷器。阔大的麻子脸象个漏勺，凹下去的肉窟窿成为许多阴影：高的高，低的低，象罗马人的面具，把解剖学上的规则全打破了。一眼望去，竟找不着脸架子。应当长骨头的地方，却来上一堆果子冻似的肉；该有窝儿的部分，又偏偏鼓起软绵绵的肉疙瘩。这张

① 希腊政治家阿西比亚得，为苏格拉底弟子，以生活著豪闻于世，众人盛赞其所畜之名犬，阿氏即将犬尾割去，俾众人不复提及。

② 拉丁文：亲眼看见过。

③ 拿破仑称帝时，提倡希腊罗马的文物与风格，当时的美术，家具，服装，均带希腊风味，美术史上称为高卢希腊式(Gallo-Grecque)。

怪脸给压成了南瓜的形状，配上一对灰眼睛——眉毛的地方只有两道红线——更显得凄凉；整个的脸被一个堂吉诃德式的鼻子①镇住了，象平原上的一座飞来峰。这鼻子，想必塞万提斯也曾注意到，表示一个人天生的热爱一切伟大的事，而结果是着迷上当。那副丑相，尽管很滑稽，可绝对不会叫人发笑。可怜虫苍白的眼中有一股极凄凉的情调，会叫开玩笑的人把到了嘴边的刻薄话重新咽下去。你会觉得造物是不许这老头儿表示什么温情的，要是犯了禁，就得叫女人发笑或是难受。看到这种不幸，连法国人也不做声了，他们觉得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不能博得女人的欢心！

这个在造物面前极不得宠的人，穿得跟清寒的上等人一样，那是有钱人常常摹仿的装束。帝国禁卫军式的长统鞋罩，把鞋子盖住了，使他可以把一双袜子多穿几天。黑呢裤发出好些半红不红的闪光；裁剪的款式，跟折痕上面又象发白又象发亮的条纹，都证明裤子已经穿了三年。衣衫的宽大并掩饰不了瘦削的体格。他的瘦是天生的，并非学毕达哥拉斯②的样而素食的缘故；因为老头儿的嘴巴生得很肉感，嘴唇很厚，笑起来一口牙齿跟鲨鱼的不相上下。大翻领的背心也是黑呢料子的，里头衬一件白背心，还露出第三件红毛线背心的边，叫你想起从前加拉③穿到五件背心的故事。白纱的领结，扣得那么有模有样，正是一八〇九年代的漂亮哥儿为了勾引美人

① 堂吉诃德，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作品中主角，其人体又高又瘦。根据一般情形，脸相大多与全身调和，故堂吉诃德的鼻子一定也是很长的。

② 毕达哥拉斯，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哲学家、数学家。

③ 加拉（1764--1833），为当时有名的歌唱家，极讲究穿着。

儿而苦心推敲的；可是那硕大无朋的领结，拥在下巴前面，似乎把他的脸埋在一个窟窿里。一条编成发辫式的丝表练，穿过背心，拴在衬衫上，仿佛真会有人偷他的表似的！半绿不绿的大褂非常干净，比裤子的年代还要多上三年；丝绒领跟新换过的白铜钮扣，显得穿的人平时的小心简直是无微不至。

把帽子戴在脑后的习惯，三套头的背心，埋没下巴颏儿的大领带，长统鞋罩，绿色大褂的白铜钮扣，都是帝政时代款式的遗迹；跟这些相配的，还有当年信不信由你的哥儿们^①那股卖俏的劲儿，衣褶之间那种说不出的细巧，浑身上下那种整齐而呆板的气息，令人想起大卫^②的画派和雅各^③设计的瘦长家具。只要瞧上一眼，你就会觉得他要不是一个有教养而给什么嗜好断送了的人，便是一个进款不多的家伙，一切开支都是被有限的收入固定了的，万一打破一块玻璃，撕破件衣服，或是碰上募捐等等的要命事儿，就得把他整个月内小小的娱乐取消。你要在场的话，一定觉得奇怪，这张奇丑的脸怎么会浮起一点笑意，它平时的表情不是应当又冷又凄凉，象所有为了挣口苦饭而奋斗的人一样吗？可是这古怪的老人，象母亲保护孩子那么小心的，右手拿着件分明很贵重的东西，藏在双重上衣的左襟底下，生怕不巧给人碰坏了；你看到这个，尤其看到他急急忙忙，活象那些有闲的人偶尔替人跑腿的神气，你可

① 执政时期(1795—1800)的漂亮人物，当时称为Incroyables，谓其奇装异服，竟臻新奇，令人不可思议。

② 大卫(1748—1825)，法国古典画派大师。名作有《马拉之死》等。

③ 雅各(1770—1841)，当时有名的家具商。

能以为他找到了侯爵夫人的小狗什么的，带着帝政时代的人物所有的那种殷勤，得意洋洋的给送回去；他那位上了六十岁的美人儿，还少不了他每天的问候呢。世界上惟有在巴黎才能看到这等景致，大街上就在连续不断的演这种义务戏，让法国人饱了眼福，给艺术家添了资料。

一看那人瘦骨嶙峋的轮廓，虽然很大胆的穿着过时的斯宾塞，你也不敢把他当做什么巴黎艺术家；因为巴黎的艺术家差不多跟巴黎的小孩子一样，在俗人的想象中照例是嘻嘻哈哈，大有噱头的家伙，我这么说是因为噱这个古字现在又时行了。可是这走路人的确得过头奖，在法国恢复罗马画院之后，第一支受学士院褒奖的诗歌体乐曲，便是他作的，一句话说完，他就是西尔万·邦斯先生！……他写了不少有名的感伤歌曲，给我们的母亲辈浅吟低唱过，也作过一八一五与一八一六年间上演的两三出歌剧，跟一些未曾刊行的乐曲。临了，这老实人只能替大街上一所戏院当乐队指挥；又凭着他那张脸，在几处女子私塾内当教员。薪水和学费便是他全部的收入。唉！到了这个年纪还得为了几文学费而到处奔跑！……这种很少传奇意味的生活，原来还藏着多少的神秘哟！

因此，这个穿斯宾塞的老古董不单是帝政时代的象征，三套头的背心上还大书特书的标着一个教训。他告诉你“会考”那个可怕的制度害了多少人，他自己便是一个榜样。那制度在法国行了一百年没有效果，可是至今还在继续。这种挤逼一个人聪明才智的玩意儿，原是蓬巴杜夫人^①的弟弟，一七四

① 蓬巴杜夫人(1721—1764)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。

六年左右的美术署署长普瓦松·德·马里尼^①想出来的。一百年来得奖的人里头出了几个天才，你们屈指数一数吧！第一，伟人的产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在行政或学制方面费多大的劲，也代替不了那些奇迹。在一切繁殖的神秘中，这是连野心勃勃，以分析逞能的近代科学也没法分析的。其次，孵化小鸡的暖灶据说当初是埃及人发明的；倘若有了这发明而不马上拿食料去喂那些孵出来的小鸡，你对埃及人又将作何感想？法国政府可就是这么办：它想把“会考”当做暖房一般去培养艺术家；赶到这机械的方法把画家，雕塑家，镂版家，音乐家，制造出来以后，它就不再关心，好比公子哥儿一到晚上就不在乎他拴在钮扣孔上的鲜花一样。而真有才气的人倒是格勒兹、华托、费利西安·大卫、帕涅斯特、籍里柯、德康、奥贝尔、大卫·德·昂日、欧也纳·德拉克洛瓦、梅索尼埃等等，^②他们并不把什么头奖放在心上，只照着那个无形的太阳（它的名字叫做天生的倾向）的光，在大地上欣欣向荣的生长。

政府把西尔万·邦斯送往罗马，想叫他成为一个大音乐家，他却在那儿养成了爱古物爱美术品的癖。凡是手和头脑产生的杰作，近来的俗语统称为骨董的，他都非常内行。所以这音乐家一八一〇年回到巴黎的时候，成了个贪得无厌的收

① 马里尼(1727—1781)，蓬巴杜夫人的弟弟，王室建筑园林艺术署署长。

② 格勒兹(1725—1805)、华托(1684—1721)、籍里柯(1791—1824)、德康(1803—1860)均为法国画家兼雕刻家，大卫·德·昂日(1788—1856)是法国雕塑家，帕涅斯特(1790—1819)、德拉克洛瓦(1798—1863)、梅索尼埃(1815—1891)均为法国画家，费利西安·大卫(1810—1876)和奥贝尔(1782—1871)是法国作曲家。

藏家，带回许多油画，微型人像，象牙的和木头的雕刻，五彩的珐琅，瓷器等等；买价跟运费，使他在留学期间把父亲大部分的遗产花光了。在罗马照规矩待了三年，他又漫游意大利，把母亲的遗产也照式照样的花完了。他要很悠闲的到威尼斯、米兰、佛罗伦萨、博洛涅、那不勒斯各处去观光，以艺术家那种无忧无虑的心情，象梦想者与哲学家一般在每个城里逗留一番，——至于将来的生计，他觉得只要靠自己的本领就行了，正如娼妓们拿姿色看做吃饭的本钱一样。那次奇妙的游历使邦斯快活之极；一个心灵伟大，感觉锐敏，因为生得奇丑而不能象一八〇九年代的那句老话所说的，博得美人青睐的人，他所能得到的幸福，在那次旅行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。他觉得人生实际的东西都比不上他理想的典型；内心的声音跟现实的声音不调和，可是他对这一点早已满不在乎。在他心中保存得很纯粹很强烈的审美感，使他作了些巧妙、细腻、妩媚的歌曲，在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四年间很有点名气。在法国，凡是靠潮流靠巴黎一时的狂热捧起来的那种声名，就会造成邦斯一流的人。要说对伟大的成就如此严厉，而对渺小的东西如此宽容的，世界上没有一国可与法国相比。德国音乐的巨潮和罗西尼的洋洋大作不久就把邦斯淹没了；一八二四年时，凭他最后几支歌曲，还有人知道他是个有趣的音乐家，可是你想，到一八三一年他还剩点儿什么！再到一八四四年，在他默默无闻的生涯中仅有的一幕戏开场的时候，西尔万·邦斯的价值只象洪水以前的一个小音符了；虽然他还替自己服务的戏院和几家邻近的戏院，以很少的报酬为戏剧配音，音乐商已经完

全不知道有他这个人了。

可是这好好先生倒很赏识近代的名家，倘使有些优秀作品给美满的演奏出来，他会下泪；但他的崇拜，并不象霍夫曼小说中的克雷斯莱^①那样的如醉若狂；他表面上绝不流露，只在心中自得其乐，象那些抽鸦片吸麻醉品的人。唯一能使凡夫俗子与大诗人并肩的那种敬仰与了解，在巴黎极难遇到，一切思潮在那儿仅仅象旅客一般的稍作勾留，所以邦斯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了。他不曾走红仿佛有点说不过去，可是他很天真的承认，在和声方面他还差点儿，没有把对位学研究到家；倘若再下一番新功夫，他可能在现代作曲家中占一席地，当然不是成为罗西尼，而是埃罗尔德一流；^②但规模越来越大的配器法使他觉得无从下手。并且，收藏家的喜悦，也把他的不能享有盛名大大的补偿了，倘若要他在收藏的骨董与罗西尼的荣名之间挑一项的话，你爱信不信，他竟会挑上他心爱的珍品的。那收藏名贵版画的，博学的希那华说过，他拿一张吕依斯达埃尔、霍贝玛、荷尔拜因、牟利罗、格勒兹、塞巴斯蒂亚诺·代·皮永博、乔尔乔涅、拉斐尔、阿尔布莱希特·丢勒，^③欣赏

① 霍夫曼(1776—1822)，德国著名小说家，作曲家。克雷斯莱是其作品《神怪故事》中人物，富于理想。

② 罗西尼的作品，当时在巴黎红极一时。埃罗尔德(1791—1833)则系法国二三流音乐家。

③ 吕依斯达埃尔(1600—1670)、霍贝玛(1638—1709)为荷兰风景画家，荷尔拜因(1497—1543)、阿尔布莱希特·丢勒(1471—1528)为德国画家，牟利罗(1617—1682)，西班牙画家，塞巴斯蒂亚诺·代·皮永博(约1485—1547)和拉斐尔(1483—1520)为意大利画家，乔尔乔涅(约1478—1510)，威尼斯画家。

的时候，非要那张画是只花五十法郎买来的，才更觉得津津有味。邦斯也是这个主张，他绝不买一百法郎以上的东西；而要他肯花五十法郎，那东西非值三千不可；他认为世上值到三百法郎的神品久已绝迹。机会是极难得的，但他具备三大成功的条件，那就是：象鹿一般会跑的腿，逛马路的闲功夫，和犹太人那样的耐性。

这套办法，在罗马，在巴黎，行了四十年，大有成绩。回国以后每年大约花上两千法郎的结果，邦斯谁也不让看见的，藏着各种各样的精品，目录的编号到了惊人的一千九百零七号。一八一一至一八一六年间，他在巴黎城中到处奔跑的时候，如今值一千二的东西，他花十法郎就弄到了。其中有的是画，在巴黎市场上每年流通的四万五千幅中挑出来的；有的是塞夫勒窑软坯的瓷器，从奥弗涅人手中买来的；这些人是囤货商的爪牙，把蓬巴杜式的法国美术品用小车从各地载到巴黎来。总之，他搜集十七十八世纪的遗物，发掘一般有才气有性灵的法国艺术家，例如不出名的大师勒波特，拉瓦莱-普森之类；他们创造了路易十五式、路易十六式的风格，给现代艺术家整天待在博物院图版室中改头换面、自命为新创的式样做蓝本。邦斯还有好多藏品是跟人交换来的，这是收藏家无可形容的喜悦！买骨董的快乐只能放在第二位；交换骨董，在手里进进出出，才是第一乐事。邦斯是最早收鼻烟壶跟微型画像的人。^①但他在玩骨董的人中并不知名，因为他不上拍卖

① 微型画指表盖、胸章、妇女饰物上的小型画，题材不限于人像，亦有风景花鸟等。

行，也不在有名的铺子里露脸，这样他也就不知道他的宝物的时值估价了。

收藏家中的巨擘迪索默拉尔，曾经想接近这位音乐家，但迪氏没有能进入邦斯美术馆就故世了；而邦斯美术馆，是唯一能和有名的索瓦热奥的收藏媲美的。^①他们俩颇有相象的地方：两人都是音乐家，都没有什么财产，用同样的方法收藏，爱好艺术，痛恨有名的富翁与商人们抬价。对一切手工艺，一切神妙的制作，索瓦热奥是邦斯的对头，敌手，竞争者。跟他一样，邦斯的心永远不知满足，对美术品的爱好正如情人爱一个美丽的情妇；斋戒街上的拍卖行内，作品在估价员的锤子声中卖来卖去，他觉得简直是罪大恶极，侮辱骨董的行为。他的美术馆是给自己时时刻刻享受的。生来崇拜大作品的心灵，真有大情人那样奇妙的天赋；他们今天的快乐不会比昨日的减少一点，从来不会厌倦，而可喜的是杰作也永远不会老。所以那天他象父亲抱着孩子般拿着的东西，一定是偶然碰上的什么宝物，那种欢天喜地拿着就走的心情，你们鉴赏家自然能领会到！

看了这段小传的第一道轮廓，大家一定会叫起来：“哦！别瞧他生得丑，倒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！”不错，一个人染上了一种嗜好，什么烦恼，什么无名的愁闷，都再也伤害不到他的心。你们之中凡是没法再喝到欢乐的美酒的人，不妨想法

① 迪索默拉尔(1779—1842)和索瓦热奥(1784—1861)均为法国著名收藏家，鉴赏家，前者的收藏即今克吕尼博物馆藏品，后者的收藏于生前即捐与卢浮宫。

去揽上一个收藏的瘾，不管收什么（连招贴都有人在收集呢！）；那时你即使没有整个儿的幸福，至少能得些零星的喜悦。所谓好癖，就是快感的升华。话虽如此，你们可不必艳羡邦斯，要是你们存下这种心，那就跟其他类似的情操一样，必然是由于误会的缘故了。

这个人，感觉那么灵敏，一颗心老在欣赏人类美妙的制作，欣赏人与造化争奇的奋斗，他可是犯了七大罪恶中上帝惩罚最轻的一桩，换句话说，邦斯是好吃的。①既没有多少钱，再加上玩骨董的瘾，饮食就不能不清苦，使他那张挑精拣肥的嘴巴受不了。先是单身汉天天在外边吃人家的，把饮食问题给解决了。帝政时代，仰慕名流的风气远过于现在，大概因为那时名流不多，又没有什么政治野心。一个人不用费多大气力，就能成为诗人，作家，或音乐家。邦斯当时被认为可能和尼柯洛，帕埃尔，贝尔东②等等抗衡的，所以收到的请帖之多，甚至要在日记簿上登记下来，象律师登记案子一样。他以艺术家的身分出去周旋，拿自己作的歌谱送给饭局的主人们，在他们家弹弹钢琴，把他服务的费多戏院的包厢票请客，替人家凑几个音乐会，有时还在亲戚家的小型舞会上即兴拉提琴。

那时法兰西最健美的男儿，正在跟联盟国最健美的男儿

① 基督旧教有七大罪恶为一切罪恶之母之说，即骄傲、嫉妒、吝啬、淫乱、愤怒、懒惰、贪馋。

② 尼柯洛、帕埃尔、贝尔东，都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的二三流音乐家，与邦斯同时。